

中国古典精品小说

# 官场现形记

【清】李宝嘉

上



中国古典名著丛书

# 官场现形记

第二十三卷

●



·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精品·

# 官场现形记

〈清〉李宝嘉 著

上

中国盲文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官场现形记/(清)李宝嘉著. - 北京:中国盲文出版社,  
1999.12

ISBN 7-5002-1319-0

I. 官…

II. 李…

III. 章回小说-中国-清代

IV. I 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39896 号

### 官场现形记(全两册)

---

编 著:(清)李宝嘉

---

出版发行:中国盲文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城内街 39 号

邮政编码:100072

电 话:(010)83895214 63289149

---

印 刷:北京汤北胶印厂

经 销:新华书店

---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字 数:700 千字

印 张:27.875

印 数:5001—10000 册

版 次: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

---

书 号:ISBN 7-5002-1319-0/I·199

定 价:39.00 元

---

此书盲文版同时出版  
盲人读者可免费借阅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## 出版说明

《官场现形记》是一部著名谴责小说，全书共六十回，为清末李宝嘉所著。李宝嘉，字伯元，江苏武进人。主要著作有《文明小史》、《繁华梦》等，《官场现形记》是其最重要的作品，被誉为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之首。

十九世纪末，八国联军入侵中国，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遭到镇压，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辛丑条约》，民族危机加剧，民怒沸腾。一些知识分子忧愤交加，以笔为武器抒发情感，产生了许多谴责形式的小说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《官场现形记》。该书以暴露清朝官场黑暗腐朽为主题，涉及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外交等方面，展示了清廷官员上自中堂、巡抚、总督，下至道台、知县、统领、典吏等一幅百丑图。这群吸血鬼对内作威作福，巧取豪夺，草菅人命，残害百姓；对外奴颜婢膝，投降卖国。他们视钱如命，以“千里做官只为财”为信条，公开卖官鬻爵，假公济私，贪污受贿，克扣军饷，贩卖人口，到了不择手段、无以复加的地步。他们争名夺利，为了追求升官发财，对上阿谀奉承，投其所好，而相互之间，或狼狈为奸，相荣相卫，为我所用；或尔虞我诈，设陷倾轧，排除异己。他们穷奢极欲，纸醉金迷，吸毒狂赌，纳妾嫖娼，丧尽天良。全书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面貌。看了此书，使人感到清朝的灭亡，势在必然。虽然作者在书中自称，专门指摘为官者的坏处，以使他们知过改过，“戒其为非”，“引之为善”。但是作者这种良好的愿望在当时是不能实现的。另外，作者对农民起义持否定态度，诬蔑太平天国革命和义和团运动。凡此方面，都体现了作者的时代局限性和改良主义思想。

该书在艺术技法上,与《儒林外史》有异曲同工之处。全书也是由许多相对独立的短篇连缀而成,没有统贯始终的中心人物和情节,但这并不使人感到松散零杂。作者能以人物的矛盾言行,自行揭露其内在品质,于嘻笑怒骂之中给以讽刺和鞭挞。但有些描写流于庸俗且有重复,其讽刺亦欠深刻和力度。

编 者

1999年11月

# 目 录

|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第 1 回  | 望成名学究训顽儿 | 讲制艺乡绅勸后进 | ..... ( 1 )   |
| 第 2 回  | 钱典史同行说官趣 | 赵孝廉下第受奴欺 | ..... ( 11 )  |
| 第 3 回  | 苦钻差黑夜谒黄堂 | 悲镌级蓝呢糊绿轿 | ..... ( 23 )  |
| 第 4 回  | 白简留情补祝寿  | 黄金有价快升官  | ..... ( 35 )  |
| 第 5 回  | 藩司卖缺兄弟失和 | 县令贪赃主仆同恶 | ..... ( 46 )  |
| 第 6 回  | 急张罗州官接巡抚 | 少训练副将降都司 | ..... ( 59 )  |
| 第 7 回  | 宴洋官中丞嫔礼节 | 办机器司马比匪人 | ..... ( 72 )  |
| 第 8 回  | 谈官派信口开河  | 亏公项走头无路  | ..... ( 85 )  |
| 第 9 回  | 观察公讨银翻脸  | 布政使署缺伤心  | ..... ( 98 )  |
| 第 10 回 | 怕老婆别驾担惊  | 送胞妹和尚多事  | ..... ( 110 ) |
| 第 11 回 | 穷佐杂夤缘说差使 | 红州县倾軋斗心思 | ..... ( 123 ) |
| 第 12 回 | 设陷阱借刀杀人  | 割靴腰隔船吃醋  | ..... ( 138 ) |
| 第 13 回 | 听申飭随员忍气  | 受委屈妓女轻生  | ..... ( 151 ) |
| 第 14 回 | 剿土匪鱼龙曼衍  | 开保案鸡犬飞升  | ..... ( 166 ) |
| 第 15 回 | 老吏断狱着着争先 | 捕快查赃头头是道 | ..... ( 182 ) |
| 第 16 回 | 瞒贼赃知县吃情  | 驳保案同寅报怨  | ..... ( 198 ) |
| 第 17 回 | 三万金借公敲诈  | 五十两买折弹参  | ..... ( 212 ) |
| 第 18 回 | 颂德政大令挖腰包 | 查参案随员卖关节 | ..... ( 229 ) |
| 第 19 回 | 重正途宦海尚科名 | 讲理学官场崇节俭 | ..... ( 246 ) |
| 第 20 回 | 巧逢迎争制羊皮褂 | 思振作劝除鸦片烟 | ..... ( 261 ) |
| 第 21 回 | 反本透赢当场出彩 | 弄巧成拙蓦地撒差 | ..... ( 274 ) |
| 第 22 回 | 叩辕门荡妇觅情郎 | 奉板舆慈亲勸孝子 | ..... ( 289 ) |
| 第 23 回 | 讯奸情臬司惹笑柄 | 造假信观察赚优差 | ..... ( 302 ) |

- 第24回 摆花酒大闹喜春堂 撞木钟初访文殊院 ..... (317)
- 第25回 买古董借径谒权门 献巨金痴心放实缺 ..... (334)
- 第26回 模棱人惯说模棱话 势利鬼偏逢势利交 ..... (348)
- 第27回 假公济私司员设计 因祸得福寒士捐官 ..... (361)
- 第28回 待罪天牢有心下石 趋公郎署无意分金 ..... (373)
- 第29回 傻道台访艳秦淮河 阔统领宴宾番菜馆 ..... (390)
- 第30回 认娘舅当场露马脚 饰娇女背地结鸳盟 ..... (405)
- 第31回 改营规观察上条陈 说洋话哨官遭殴打 ..... (424)
- 第32回 写保折筵前亲起草 谋厘局枕畔代求差 ..... (441)
- 第33回 查帐目奉札谒银行 借名头敛钱开书局 ..... (457)
- 第34回 办义赈善人是富 盗虚声廉吏难为 ..... (475)
- 第35回 捐巨贲纨袴得高官 吝小费貂珥发妙谏 ..... (491)
- 第36回 骗中骗又逢鬼魅 强中强巧遇机缘 ..... (505)
- 第37回 缴宪帖老父托人情 补札稿宠姬打官话 ..... (523)
- 第38回 丫姑爷乘龙充快婿 知客僧拉马认干娘 ..... (536)
- 第39回 省钱财惧内误庸医 瞒消息藏娇感侠友 ..... (550)
- 第40回 息坤威解纷凭片语 绍心法清讼诹多才 ..... (563)
- 第41回 乞保留极意媚乡绅 算交代有心改帐簿 ..... (578)
- 第42回 欢喜便宜暗中上当 附庸风雅忙里偷闲 ..... (590)
- 第43回 八座荒唐起居无节 一班齷齪堂构相承 ..... (602)
- 第44回 跌茶碗初次上台盘 拉辫子两番争节礼 ..... (616)
- 第45回 擅受民词声名扫地 渥承宪眷气焰熏天 ..... (633)
- 第46回 却洋货尚书挽利权 换银票公子工心计 ..... (650)
- 第47回 喜掉文频频说白字 为惜费急急煮乌烟 ..... (665)
- 第48回 还私债巧邀上宪欢 骗公文忍绝良朋义 ..... (677)
- 第49回 焚遗财伤心说命妇 造揭帖密计遣群姬 ..... (693)
- 第50回 听主使豪仆学摸金 抗官威洋奴唆吃教 ..... (710)
- 第51回 复雨翻云自相矛盾 依草附木莫测机关 ..... (729)



- 
- 第52回 走捷径假子统营头 靠泰山劣绅卖矿产 ..... (747)
- 第53回 洋务能员但求形式 外交老手别具肺肠 ..... (763)
- 第54回 慎邦交纾尊礼拜堂 重民权集议保商局 ..... (778)
- 第55回 呈履历参戎甘屈节 递衔条州判苦求情 ..... (792)
- 第56回 制造厂假札赚优差 仕学院冒名作枪手 ..... (810)
- 第57回 惯逢迎片言矜秘奥 办交涉两面露殷勤 ..... (831)
- 第58回 大中丞受制顾问官 洋翰林见拒老前辈 ..... (844)
- 第59回 附来裙带能谄能骄 掌到银钱作威作福 ..... (860)
- 第60回 苦辣甜酸遍尝滋味 嬉笑怒骂皆为文章 ..... (873)

## 第1回

### 望成名学究训顽儿 讲制艺乡绅勸后进

话说陕西同州府朝邑县城南三十里地方，原有一个村庄。这庄内住的，只有赵、方二姓，并无他族。这庄叫小不小，叫大不大，也有二三十户人家，祖上世代务农。到了姓赵的爷爷手里，居然请了先生，教他儿子攻书。到他孙子，忽然得中一名黉门秀士。乡里人眼浅，看见中了秀才，竟是非同小可，合庄的人，都把他推戴起来，姓方的便渐渐的不敌了。姓方的瞧着眼热，有几家该钱的，也就不惜工本，公开一个学堂，又到城里请了一位举人老夫子，下乡来教他们的子弟读书。这举人姓王名仁，因为上了年纪，也就绝意进取，到得乡间，尽心教授。不上几年，居然造就出几个人材，有的也会对个对儿，有的也会诌几句诗，内中有个天分高强的，竟把笔做了“开讲”，把这几个东家喜欢的了不得。到了九月重阳，大家商议着，明年还请这个先生。王仁见馆地蝉联，心中自是欢喜。这个会做开讲的学生，他父亲叫方必开。他家门前，原有两棵合抱大树，分列左右，因此乡下人都叫他为“大树头方家”。这方必开因见儿子有了怎么大的能耐，便说自明年为始，另外送先生四贯铜钱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是年正值大比之年，那姓赵的便送孙子去赶大考。考罢回家，天天望榜，自不必说。到了重阳过后，有一天早上，大家

方在睡梦之中，忽听得一阵马铃声响，大家被他惊醒。开门看处，只见一群人，簇拥着向西而去。仔细一打听，都说赵相公考中了举人了。此时方必开也随了大众在街上看热闹，得了这个信息，连忙一口气跑到赵家门前探望。只见有一群人，头上戴着红缨帽子，正忙着在那里贴报条呢。

方必开自从儿子读了书，西瓜大的字，也跟着学会了好几担搁在肚里。这时候他一心一意都在这报条上，一头看，一头念道：“喜报贵府老爷赵印温，应本科陕西乡试，高中第四十一名举人。报喜人卜连元。”他看了又看，念了又念。正在那里咂嘴弄舌，不隄防肩膀上有人拍了他一下，叫了一声“亲家”。方必开吓了一跳，定神一看，不是别人，就是那新中举人赵温的爷爷赵老头儿。原来这方必开，前头因为赵府上中了秀才，他已有心攀附，忙把自己第三个女孩子，托人做媒，许给赵温的兄弟，所以这赵老头儿赶着他叫亲家。他定睛一看，见是太亲翁，也不及登堂入室，便在大门外头，当街爬下，绷冬绷冬的磕了三个头。赵老头儿还礼不迭，赶忙扶他起来。方必开一面掸着自己衣服上的泥，一面说道：“你老今后可相信咱的话了？咱从前常说，城里乡绅老爷们的眼力，是再不错的。十年前，城里石牌楼王乡绅下来上坟，是借你这屋里打的尖。王老先生饭后无事，走到书房，可巧一班学生在那里对对儿哩。王老先生一时高兴，便说我也出一个你们对对。刚刚那天下了两点雨，王老先生出的上联就是‘下雨’两个字。我想着：你们这位少老爷便冲口而出，说是甚么‘出太阳’。王老先生点了点头儿，说道：‘“下雨”两个字，“出太阳”三个字，虽然差了点，总算口气还好，将来这孩子倒或者有点出息。’你老想想看，这可不应了王老先生的话吗？”赵老头儿道：“可不是呢！不是你提起，我倒忘记这会子事了。眼前已是九月，大约月底月初，王老先生一定要下来上坟的。亲家那时候把你家的孩子一齐叫了来，等王老先生考考他们。将来望你们令郎，也同我这小孙子一

样就好了。”方必开听了这话，心中自是欢喜。又说了半天的话，方才告别回家。

那时候已有午牌过后，家里人摆上饭来，叫他吃也不吃，却是自己一个人，背着手，在书房廊前踱来踱去，嘴里不住的自言自语，什么“捷报贵府少老爷”，什么“报喜人卜连元”，家里人听了都不明白。还亏了这书房里的王先生，他是曾经发达过的人，晓得其中奥妙，听了听，就说：“这是报条上的话，他不住的念这个，却是何故？”低头一想：“明白了：一定是今天赵家孩子中了举，东家见了眼馋，又勾起那痰迷心窍老毛病来了。”忙叫老三：“快把你爸爸搀到房里来坐，别叫他在风地里吹。”这老三便是会做开讲的那孩子，听了这话，忙把父亲扶了进来。谁知他父亲跑进书房，就跪在地当中，朝着先生一连磕了二十四个响头。先生忙忙还礼不迭，连忙一手扶起了方必开，一面嘴里说：“东翁，有话好讲，这从那里说起！”这时候，方必开一句话也说不出，拿手指指自家的心，又拿手指指他儿子老三，又双手照着王仁拱了一拱。王仁的心上已明白了三、四分了，就拿手指着老三，问道：“东翁，你是为了他么？”方必开点点头儿。王仁道：“这个容易。”随手拉过一条板凳，让东家坐下。又去拉了老三的手，说道：“老三，你知道你爸爸今儿这个样子，是为的谁呀？”老三回：“我不知道。”王仁道：“为的是你。”老三说：“为我什么？”王仁道：“你没有听见说，不是你赵家大哥哥，他今儿中了举人么？”老三道：“他中他的，与我甚么相干？”王仁道：“不是这样讲。虽说人家中举，与你无干，到底你爸爸眼睛里总有点火辣辣的。”老三道：“他辣他的，又与我甚么相干？”王仁道：“这就是你错了！”老三道：“我错甚么？”王仁道：“你父亲就是你一个儿子，既然叫你读了书，自然望你巴结上进，将来也同你赵家大哥哥一样，挣个举人回来。”老三道：“中了举人有甚么好处呢？”王仁道：“中举之后，一路上去，中进士，拉翰林，好处多着哩！”老三道：“到底

有什么好处？”王仁道：“拉了翰林就有官做，做了官就有钱赚，还要坐堂打人；出起门来，开锣喝道。阿唷唷，这些好处，不念书，不中举，那里来呢？”老三孩子虽小，听到“做了官就有钱赚”一句话，口虽不言，心内也有几分活动了，闷了半天不作声。又停了一会子，忽然问道：“师傅，你也是举人，为甚么不去中进士做官呢？”

那时候，方必开听了先生教他儿子的一番话，心上一时欢喜，喉咙里的痰也就活动了许多。后来又听见先生说什么做了官就有钱赚，他就“哇”的一声，一大口的粘痰呕了出来；刚刚吐得一半，忽然又见他儿子回驳先生的几句话，驳的先生顿口无言，他的痰也就搁在嘴里头，不往外吐了。直钩钩两只眼睛，瞅着先生，看他拿什么话回答学生。只见那王仁楞了好半天，脸上红一阵，白一阵，面色很不好看。忽然把眼睛一瞪，吹了吹胡子，一手提起戒尺，指着老三骂道：“混帐东西！我今儿一番好意，拿好话教导与你，你倒教训起我来了！问问你爸爸：请了我来，是叫我管你的呢，还是叫你管我的？学生都要管起师傅来，这还了得！这个馆不能处了！一定要辞馆，一定要辞馆！”这方必开是从来没见过先生发过这样大的气，今儿明晓得是他儿子的不是，冲撞了他，惹出来的祸。但是满肚子的气，越发涌了上来，要吐吐不出，要说说不出，急的两手乱抓，嘴唇边吐出些白沫来。老三还在那里叽哩咕噜说：“是个好些儿的，就去中进士做官给我看，不要在我们家里混闲饭吃。”王仁听了这话，更是火上加油，拿着板子赶过来打。老三又哭又跳，闹的越发大了。还是老三的叔叔听见不像样，赶了进来，拍了老三两下，又朝着先生作了几个揖，赔了许多话，把哥子撵了出来才完的事。按下不表。

且说赵老头儿，自从孙子中举，得意非凡。当下就有报房里人，三五成群，住在他家，镇日价大鱼大肉的供给，就是鸦片烟也是赵家的。赵老头儿就把一向来往的乡、姻、世、族谊，开了

横单交给报房里人，叫他填写报条，一家家去送。又忙着看日子祭宗祠，到城里雇的厨子，说要整猪整羊上供，还要炮手、乐工、礼生。又忙着检日子请喜酒，一应乡、姻、世、族谊，都要请到。还说如今孙子中了孝廉，从此以后，又多几个同年人家走动了。又忙着叫木匠做好六根旗杆：自家门前两根，坟上两根，祠堂两根。又忙着做好一块匾，要想求位翰林老先生题“孝廉第”三个字。想来想去，城里头没有这位阔亲戚可以求得的；只有坟邻王乡绅，春秋二季下乡扫墓，曾经见过几面。因此渊源，就送去了一分厚礼，央告他写了三个字，连夜叫漆匠做好，挂在门前，好不荣耀。又忙着替孙子做了一套及时应令的棉袍褂，预备开贺的那一天好穿了陪客。赵老头儿祖孙三代究竟都是乡下人，见识有限，那里能够照顾这许多，全亏他亲家，把他西宾王孝廉请了过来一同帮忙，才能这般有条不紊。

当下又备了一副大红金帖，上写着：“谨择十月初三日，因小孙秋闱，侥幸，敬治薄酒，恭候台光。”下写：“赵大礼率男百寿暨孙温载拜。”外面红封套签条居中写着“王大人”三个字，下面注着“城里石牌楼进士第”八个小字。大家知道，请的就是那王乡绅了。另外又烦王孝廉写了一封四六信，无非是仰慕他，记挂他，届期务必求他赏光的一派话。赵老头儿又叫在后面加注一笔，说赶初一先打发孩子赶驴上城，等初二就好骑了下来，这里打扫了两间庄房，好请他多住几天。帖子送去，王乡绅答应说来。赵老头儿不胜之喜。

有事便长，无话便短。看看日子，一天近似一天，赵家一门大小，日夜忙碌，早已弄得筋疲力尽，人仰马翻。到了初三黑早，赵老头儿从炕上爬起，唤醒了老伴并一家人起来，打火烧水洗脸，换衣裳，吃早饭。诸事停当，已有辰牌时分，赶着先到祠堂里上祭。当下都让这中举的赵温走在头里，屁股后头才是他爷爷，他爸爸，他叔子，他兄弟，跟了一大串。走进了祠堂门，有几个本

家，都迎了出来。只有一个老汉，嘴上挂着两撇胡子，手里拿着一根长旱烟袋，坐在那里不动。赵温一见，认得他是族长，赶忙走过来叫了一声“大公公”。那老汉点点头儿，拿眼把他上下估量了一回，单让他一个坐下，同他讲道：“大相公，恭喜你，现在做了皇帝家人了！不知道我们祖先积了些甚么阴功，今日都应在你一人身上。听见老一辈子的讲，要中一个举，是很不容易呢：进去考的时候，祖宗三代都跟了进去，站在龙门老等，帮着你抗考篮；不然，那一百多斤的东西，怎么拿得动呢？还说是文昌老爷是阴间里的主考。等到放榜的那一天，文昌老爷穿戴着纱帽圆领，坐在上面，底下围着多少判官，在那里写榜。阴间里中的是谁，阳间里的榜上也就中谁，那是一点不会错的。到这时候，那些中举的祖宗三代，又要到阴间里看榜，又要到玉皇大帝跟前谢恩，总要三四夜不能睡觉哩。大相公，这些祖先熬到今天受你的供，真是来之不易呢！”

爷儿两个正在屋里讲话，忽然外面一片人声吵闹。问是甚么事情，只见赵温的爷爷满头是汗，正在那里跺着脚骂厨子，说：“他们到如今还不来！这些王八崽子，不吃好草料的！停会子告诉王乡绅，一定送他们到衙门里去！”嘴里骂着，手里拿着一顶大帽子，借它当扇子扇，摇来摇去，气得眼睛都发了红了。正说着，只见厨子挑了碗盏家伙进来，大家拿他抱怨。厨子回说：“我的爷！从早晨到如今，饿着肚皮走了三十多里路，为的那一项！半个老钱没有瞧见，倒说先把咱往衙门里送。城里的大官大府，翰林、尚书，咱伺候过多少，没瞧过他这囚攘的暴发户，在咱面上混充老爷！开口王乡绅，闭口王乡绅，像他这样的老爷，只怕替王乡绅捡鞋还不要他哩！”一面骂，一面把炒菜的杓子往地下一掼，说：“咱老子不做啦，等他送罢！”这里大家见厨子动了气，不做菜，祠堂祭不成，大家坍台。又亏了赵温的叔叔走过来，左说好话；右说好话，好不容易把厨子骗住了，一样一样的做到成了，端上去摆

供。当下合族公推新孝廉主祭，族长陪祭，大众跟着磕头。虽有赞礼生在旁边吆喝着，无奈他们都是乡下人，不懂得这样的规矩，也有先作揖后磕头的，也有磕起头来再作一个揖的。礼生见他们参差不齐，也只好由着他们敷衍了事。一时祭罢祠堂，回到自己屋里，便是一起一起的人来客往，算起来还是穿草鞋的多。送的分子，倒也络绎不绝：顶多的一百铜钱，其余二十、三十也有，再少却亦没有了。

看看日头向西，人报王乡绅下来了。赵老头儿祖孙三代，早已等得心焦，吃喜酒的人，都要等着王乡绅来到方才开席，大家饿了肚皮，亦正等的不耐烦。忽然听说来了，赛如天上掉下来的一般，大家迎了出来。

原来这王乡绅坐的是轿车，还没有走到门前，赵温的爸爸抢上一步，把牲口拢住，带至门前。王乡绅下车，爷儿三个连忙打恭作揖，如同捧凤凰似的捧了进来，在上首第一位坐下。这里请的陪客，只有王孝廉宾东两个。王孝廉同王乡绅叙起来还是本家，王孝廉比王乡绅小一辈，因此他二人以叔侄相称。他东家方必开因为赵老头儿说过，今日有心要叫王乡绅考考他儿子老三的才情，所以也戴了红帽子、白顶子，穿着天青外褂，装做斯斯文文的样子，陪在下面。但是，脚底下却没有着靴，只穿得一双绿梁的青布鞋罢了。

王乡绅坐定，尚未开谈，先喊了一声“来”！只见一个戴红缨帽子的二爷，答应了一声：“者”！王乡绅就说：“我们带来的点小意思，交代了没有？”二爷未及回话，赵老头儿手里早拿着一个小红封套儿，朝着王乡绅说：“又要你老破费了，这是断断不敢当的！”王乡绅那里肯依，赵老头儿无奈，只得收下，叫孙子过来叩谢王公公。当下吃过一开茶，就叫开席。王乡绅一席居中，两旁虽有几席，都是穿草鞋，穿短打的一班人，还有些上不得台盘的，都在天井里等着吃。这里送酒安席，一应规矩，赵老头儿全然不懂，



一概托了王孝廉替他代作主人。当下王乡绅居中面南，王孝廉面西，方必开面东，他祖孙两个坐在底下作陪。

一时酒罢三巡，菜上五道。王乡绅叔侄两个讲到今年那省主考放的某人，中出来的“闾墨”，一定是清真雅正，出色当行。又讲到今科本县所中的几位新孝廉，一个个都是揣摩功深，未曾出榜之前，早决他们是一定要发达的，果然不出所料：足见文章有价，名下无虚。两人讲到得意之际，不知不觉的多饮了几杯。原来这王乡绅也是两榜进士出身，做过一任监察御史，后因年老告病回家，就任在本县书院掌教。现在满桌的人，除王孝廉之外，便没有第二个可以谈得来的。赵温虽说新中举，无奈他是少年新进，王乡绅还不将他放在眼里。至于他爷爷及方必开两个，到了此时，都变成“锯了嘴的葫芦”，只有执壶斟酒，举箸让菜，并无可以插得嘴的地方，所以也只好默默无言。

王乡绅饮至半酣，文思泉涌，议论风生，不禁大声向王孝廉说道：“老侄，你估量着这‘制艺’一道，还有多少年的气运？”王孝廉一听这话，心中不解，一句也答不上来，筷子上夹了一个肉圆，也不往嘴里送，只是睁着两只眼睛，望着王乡绅。王乡绅便把头点了两点，说道：“这事说起来话长。国朝诸大家，是不用说了，单就我们陕西而论，一位路润生先生，他造就的人才也就不少。前头入阁拜相的阎老先生，同那做刑部大堂的他们那位贵族，那一个不是从小读着路先生的制艺，到后来才有这们大的经济！”一面说，一手指着赵家祖孙，嘴里又说道：“就以区区而论：记得那一年，我才十七岁，才学着开笔做文章，从的是史步通史老先生。这位史老先生虽说是个老贡生，下过十三场没有中举，一部《仁在堂文稿》他却是滚瓜烂熟记在肚里。我还记得，我一开手，他叫我读的就是‘制艺引全’，是引人入门的法子，一天只教我读半篇。因我记性不好，先生就把这篇文章载了下来，用浆子糊在桌上，叫我低着头念，偏偏念死念不熟。为这上头，也不知捱了